

井心癡

著 雲小楊



0006219

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10669



2 034 4320 1

癡心井

楊小雲 著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

痴心井/杨小云 著

责任编辑：陈咏华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南京高云岭56号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南京七二一四工厂

开 本：787×1092mm 1/32

印 张：7.5

插 页：2

字 数：130,000

版 次：198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59,350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064-4/I·61

定 价：1.80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内 容 提 要

天地间总有许多难以克服的悲剧，人生中常常不能免于憾事。《痴心井》写的是这一代痴心男女徘徊于爱情与现实间的迷惘，角色与自我的挣扎，上一代感情方面的纠葛，会带给子女什么样的影响？情痴一时的错误要付出多少代价？这是我们身旁的人物随时可发生的故事，勾画出的却是错综复杂的情节，使人心悸，扣人心弦。

杨小云，辽宁盖平人，实践家政专科学校毕业，以《水手之妻》一书享誉台湾文坛。笔调婉约，生动自然，沈缓地将读者带入绮丽的感情世界，徜徉其中，低回难舍。她创作故事，创作人物，大气磅礴，贯穿到底，文学大师梁实秋誉之为“大笔如椽”。曾以“等待春天”一书荣获小说奖章。

第一章 (1)

艾珍的妈妈在南京东路二段底，开了家“竹屋”咖啡厅。地方不大，生意却兴隆。陈设不俗是原因之一，价格大众化，也是普受欢迎的因素；但真正吸引客人上门的，是这儿特有的温馨感。

艾妈妈亲切地招呼着每位客人，把大家都看成朋友。走进“竹屋”，在感觉上不象来到营业性的公众场所，倒象是回到自己家一样，空气里充满着一种舒散的慵懒，直接侵入你的神经，产生一分松弛的快感。在“竹屋”里，你可以任意地或靠或坐，看书看报，自己选唱片，兴致来时，还可以弹两下钢琴或唱上一段即兴曲。

矮敦敦的竹椅上，随随便便地倚着各种动物图案的软垫。那些靠垫，据艾珍说全是出自她妈妈之手，看起

来舒服，掖在腰间，更是妥贴无比，让人一坐下去就不想起来了。

江小梵和班上许多同学一样，都十分喜欢到艾珍家去。每次到“竹屋”，胸中就不自觉地涌起陶醉的幸福感。私心底，她渴望天天都被邀请，时时都期盼着艾珍的那一声：“到我家来。”

遗憾的是，艾珍朋友多，又常参加各种课外活动，放学后总有节目等着她，并不立即就回家。而且，她除了江小梵外，还有好多“同党”和七七八八的事务来分散她的心。最主要的是，艾珍那票同党都极不喜欢江小梵，她们将对她的嫌恶毫不保留地写满一脸。就象刚才放学时，艾珍冲着正以最慢速度收拾书包的江小梵说：

“喂，她们要到我家去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”

立即，三双排斥阻止的怒眼同时逼视过来。江小梵心虚地咽下口水，却抑不住满心的狂喜，她微红着脸，从喉中迸出：

“我去。”

自从开学典礼那天去了一次“竹屋”后，已经有四十四天，艾珍没约江小梵上她家去了。这会儿虽然只是附带一邀，已令她激动得心跳不已。她赶忙将散在桌上的书本、笔记往书包里塞，提着没阖口的便当袋，小跑地跟了过去。深怕慢了一步，艾珍会改变主意似的。

艾珍是高二仁班的康乐股长，生着一张聪明漂亮的

脸，一六九公分的身高，使她出众。功课虽不算好，却总保持不败纪录。她有一种高傲的气息，好象从未失败过似的，脸上总挂着自信的笑容。不论走到哪里，她的两个贴身侍卫李怡如、方敏都随行在侧，形成强有力的铁三角，左右着高二仁班的大小事情，连导师都要买几分帐。

江小梵自己就完全不同了。坐在第一排，戴七百度黑框近视眼镜，头发齐耳夹得死死的，裙子长到小腿肚，很不惹人注意。加上拙于辞令，在班上几乎没有一个朋友。就偏偏艾珍老爱带着她，实在让李怡如觉得扫兴。每回只要艾珍一叫江小梵，她就拍拍上额，做出一副痛不欲生的苦相喊着：

“天哪！真受不了，受不了！”

这会儿，李怡如耸着肩一边走一边嚷嚷，还不时回头轻蔑地瞪向紧跟在身后的江小梵一眼。

“好啦！烦不烦哪你！”艾珍推了李怡如一把。

“烦？哼！还没开始呢！”李怡如夸张地叫了起来，说完把书包一甩，不怀好意地扫了矮她半个头的江小梵一眼，伸着喉咙喊：

“跑哇！最后跑到站牌的是——老乌龟！”

江小梵使尽全身力气，结果还是成了个老乌龟。她吞下嘲讽的笑，默默地站在一边，跟着大伙上了公车，躲在艾珍背后，挨挨蹭蹭地走进了“竹屋”。

“妈，我回来了！”

艾珍朝正在台后煮咖啡的母亲愉快地叫着，随即又补上一句：

“同学来玩。”

“欢迎，欢迎。”

艾妈妈笑盈盈地点头招呼，眼睛伸向江小梵脸上：

“江小梵，你怎么好久没来啦？”

“艾妈妈，……”江小梵心中陡地胀满了暖意，涩涩地在喉中喊了一声，便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

整间咖啡屋里，摆排着一盆盆绿竹盆栽，将长方形的空间，隔成一方方小天地。最后面通往洗手间旁，竖着一张落地镂空竹屏风，搁了张矮脚竹桌和几把竹凳，这儿是艾珍家的客厅，通常是不招待外客的。再往里去是厨房，最后面是三个房间，分别属于艾妈妈、艾珍，和她双胞胎的哥哥艾伟。

想到艾伟，江小梵的心又没由来的一紧，不自觉地往里头膘了一眼。

“看什么？还没回来！”是李怡如的尖嗓子。

江小梵的心“咚”地往下一坠，整张脸都埋进了胸口。

“哟！哟！哟！人家我啊，是好心在替你把风，倒是你早看明白了。”答话的是方敏。

“死相！”李怡如扔下书包就去追打方敏。“要你多嘴！知道你嘴巴大，是吧？”

江小梵偷偷噓了口气。她慢慢抬起头，瞅了李怡如一眼，只见她长脸上胀满了欲盖弥彰的娇羞。原来她也喜欢艾伟哪，这个发现，使江小梵十分不悦，对李怡如的敌意更深了一层，趁她不注意，江小梵狠狠地瞪了她几眼。

“喂，我老哥说他们要弄个Party——”艾珍半仰着下巴，一双修长的腿，意态闲适地伸着。话只说了一半，就被李怡如截了过去：

“好哇！我们都去！”

“谁说要请你了？真是！太自动化了吧！”方敏皱着鼻子，故意臭李怡如。

“你！喂！方大小姐，我今天那点对不起你了啊？”李怡如脸上挂不住，连声音都变味了，她掀着嘴唇道：

“专跟我一个人过不去。”

“好啦！”艾珍不耐地挥挥手，甩了甩覆在眉上的头发说：

“我老哥要我多找些人。”

“那有什么问题。只要你放出风声，班上同学包管一半以上都会来的。”李怡如高声地说，手脚都跟着舞动。

“这不大好吧。上回为了和男生去烤肉的事，你已经被记了一次警告。要是再给逮到，老天！这回可没那么便宜了呢。是跳舞地，搞不好一大过！”方敏做事向来考虑多，头脑冷静，露出一脸慎重的神情。

“那是因为有人去告密！”李怡如这句话摆明了是

冲着江小梵说的。

其实那次烤肉，江小梵也是成员之一。是艾珍在班上提出来的班级活动，尽管大家都很想去，但真正敢尝试的，不过十五个，×中的男生倒来了三十个。很热闹的一次郊游。后来也不知是谁向老师打报告，还闹到了训导处。结果艾珍独自担了下来，记警告一次，没收写满电话地址的记事本，还被剪了头发。当时李怡如就声言要抓出那个告密者，找人修理她，只是嚷了一学期，也没见她行动。不知怎么七弄八弄的竟然把这口气出到江小梵身上。

“所以，我还没决定究竟去不去。”艾珍不热心地笑笑，“反正还早，到时再说吧。”

“扫兴！”李怡如悻悻然地别过头去，抓起本杂志就摔。

江小梵觉得有股愤怒的犀利目光，正向她逼来。她连忙侧过身子，假装看外面以掩饰心中的不安。

有人推响竹门上的铃铛，艾妈妈立即迎了过去。细高的个儿，套在一身剪裁合宜的淡灰西装下，那身影——怎么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？江小梵拔直了腰，紧贴向竹屏风探索过去。

艾妈妈不知跟那人说了些什么，引得他开怀大笑，就在他上身往后微仰时，江小梵捕捉住他半边的轮廓。

登时，整个人便如触电般不能动弹，脑袋轰轰作响，

她张着因受惊过度而呈O型的嘴，定定地盯着那个人，那个她最熟悉的——爸爸。不！在这一刻中，他变得好陌生，一个她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。

那个陌生人走向门边的角落，隐入竹叶之中。江小梵直觉地站了起来，笔直地横过竹屏风，象被催眠似地往前走，越过一丛丛竹叶片，站到最前面的一小片空间中。

“喂，江小梵，你到哪儿去啊？”

在艾珍的叫唤声中，江小梵过度震惊的眼睛撞上了另一双比她惊诧十倍的双瞳。

“小梵——”

是爸爸的声音，干哑艰涩。江小梵看到他一脸的肌肉全垮坍了下来，嘴唇微微地抖着。仓惶中，他抽回了搭在身边女子肩上的手臂，将她一头柔顺的长发拂了个七零八乱。

“之凡？——”很甜很软的嗓子，来自那女子。她撩了撩被拂乱的头发，迷惑地望着父亲，又望向紧握着拳头，全身发冷的江小梵。

之凡？好亲昵的称呼。江小梵狠狠地瞪向那坐在父亲身边的女人。恨意更急速地窜升而上。

她怒视着因受惊而不知所措的父亲，又狠狠地扫过那女人一张姣好的脸，嫉恨的火焰直烧得她全身发痛。在她的神智略微清明时，她的腿忽然生出一股巨大的力量，推着她，往门外冲去。

“小梵！小梵！……”

身后的叫声，在铃铛声中散成了一片片。

第一章 （2）

眼镜滑下了鼻梁，镜片外的世界，骤然间变得模模糊糊的，恍惚中，象有什么东西突然塞了进来，江小梵迅速攫住。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

脚边滑过一辆计程车，江小梵直觉地扬起手，喘急地向司机说出了家里的地址。她被一种亢奋的激奋提起，回家，回家去！揭穿一切，撕下套在爸爸脸上虚伪的面具。她知道不必透露太多，只要星星之火，便足以燎成一场火灾，烧尽所有。亢奋中，有股按捺不住的怪异快感在往上攀升。

按下五楼门铃，对讲机中立即冲出尖锐的呼叫：

“谁呀？——”

“妈，是我，小梵。”

“你又到哪儿去啦？到现在才死回来？”

母亲已将一腔不满，整个地表露无遗，江小梵咽了下水，心尖发冷。她靠近对讲机说：

“我去同学家，看书。”

“同学家？你喜欢别人家是吧？那你去啊！再去

啊！谁拦着你啦？”

母亲高亢的声浪，穿过对讲机直扑过来。江小梵往后退了半步，整个人象浸在冰水中一般。她换了口气，乞求地说：“妈，你先开门让我进去好不好？”

迎面走来几个男学生，冲着攀贴在门边的江小梵投射怀疑的注视。她窘得要哭出来，哽着嗓子哀求道：

“妈请你开门好不好？”她为自己乞怜的语气感到委屈。

母亲冷哼一声，象施舍般按下键钮，江小梵赶忙应声推门而入。

跑进电梯，她凝注着壁面上的镜子，里面的脸也谛视着她，苍白的面孔中，闪着一双涣散无神的眸子，方才烧在里面的那股烈焰，已淡了一大半了。

楼上的门没锁，江小梵轻轻地脱鞋再摆好，低着头侧身滑了进来，向正在看歌仔戏的母亲小心翼翼地喊着：

“妈，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……”

“嗯。”母亲头也不抬，闭着嘴冷冷地哼了一声。江小梵正要往里屋走，却听见母亲送上一记：

“总算你还知道自己不对，比你那个死不着家的老子要有点良心。”

江小梵没来由地打了个寒战，她觉得冷却下去的那股子热流又燃了起来，几乎压不住地要急着往外喷，她

卷着舌头支吾着。

“爸爸，他——”

母亲断然举起右手，扇熄了她跳在舌尖上的火星，十分不耐地扬摆着手道：

“少提他惹我生气。饭菜在桌上，你自己去吃吧。”

“妈——”江小梵努力地挣扎着，企图引起母亲的注意。

“别来烦我，吃饭去！”

“哦……”江小梵吞了下口水，屏着满腔委屈和欲喷的热流一起咽进胃底，讪讪地走开。

方形玻璃餐桌上，规矩地排着两副碗筷，白玉磁盘中装着的，是和昨天、前天、前个月、前年完全相同的四样菜。那是从小吃到的干煎带鱼、白切肉、炒高丽菜，和硬梆梆的荷包蛋，附件是一碗姜丝冬瓜汤、一碟酱油膏。

母亲做菜从不更改，永远不多不少，四菜一汤。烹调的方式更是一贯到底，就如同母亲对自身的穿着打扮同样的执着专一，任何流行都奈何不了她似的。

母亲生得矮小干瘦，却有着和体型迥然不同的精力。一头稀疏发黄的头发，烫成有板有眼的小波浪，一丝不苟地掖在耳后，还各别了把夹子固定。脸孔则一律涂得粉白粉白的，两道一笔勾成的细眉直插入鬓角，配上只擦嘴唇内侧三分之一的橘色口红。嘴一张，便龇出

两排缝隙宽疏、微微暴突的黄牙。

小时候，江小梵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母亲的脸。第一次觉醒，是在国小六年级，那时她的想法已开始转变，能够对美的感受有自己的见解，同时也知道以比较的眼光去观察一切。

于是，她发觉自己的母亲有许多地方和别人的妈妈不同，重要的是，这些差异所带给她的，竟是一分难言的自卑，尤其在她听到同学当着她的面说：

“你妈妈的样子好奇怪哟！”

还有背着她讲，辗转传入她耳里的：

“江小梵的妈妈真丑！真难看！”

从这以后，她除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羞恼愤怒外，更尝到了生命中第一次幻灭的痛苦。

一直到今天，她都不肯让任何同学到家里来，也从不跟谁谈到自己的家庭、父母，她象蜗牛般，紧紧地缩在因自卑而变厚的自尊硬壳内。

盛了小半碗饭，舀了几杓温吞吞的冬瓜汤泡进碗中，三下两下就拨进胃里。她将用过的碗筷端进厨房，拿透明白纱罩覆在那四盘她不曾动过筷的菜上，轻手轻脚地走回自己房间，将房门小心翼翼地虚掩上。

扭开书桌上的台灯，江小梵习惯性地翻开书，取出课本，只是，今天实在静不下心来，脑海里塞满了繁乱的思绪，有受愚弄的愤怒，有形象破灭的失落，还有



有强烈的嫉妒。这些情绪推来挤去，把她激得全身发热，胸口的那把火又烧了起来。她咬了咬牙，原地转身，决定做一个勇者，去挑开一切。她挺挺平板的胸，以证明自己的决心。

就在这时，房门“砰！”地被踢开，母亲瞪着她那双眼白多过黑眼珠的双瞳，凌厉地逼视过来，开口骂道：

“在自己家里关什么门！好的不学，就知道学你老子的臭毛病。是不是又想在屋里搞什么鬼，怕我知道，啊？”

“我没有。我只是在——看、看书。明天要抽考英文，外面电视的声音，让我不太能专心。”

“看书！看书！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——怎么，我看电视吵着你啦？嫌吵不会去买副耳塞！看个电视还要受你的一鼻子气！……”

灯光下，母亲的脸色白得发青，橘色的双唇象开了闸的水库栅栏，滔滔不绝奔流，一波又一波地冲向立在一旁的儿子。江小梵的头在一抽一抽地跳痛着，整个人就要在越来越急湍的声浪中被吞没。她提了口气，象在抓住一个使自己上升的浮木，直撞向逆来的水流。

“妈，假如，爸爸跟别的女人在一起……”江小梵极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自然，却压抑不住双腿微微地颤栗。

比预期的反应还要强烈，母亲扬起铁钳般的十根手指，牢而重地扣住女儿薄弱的肩，下死劲地摇撼着，凌厉的目光，火辣辣地刺进她眼底，紧着嗓子吼：

“你说什么？！你爸爸他——跟谁在一起？啊？你快说！快给我说！”

母亲的五官全变了形，眼球突出，颈上的血管扭卷成一条条贲张的绿蛇。江小梵只觉得四肢瘫软，一种强烈的恐怖与悲惨牢牢地控制住她，所有的火焰、勇气，就在母亲的逼视之下寸寸地消褪了。最后，她用极可怜的细声呢喃着：

“我只是说……说假如——如果……我没有看——看到什么……没有……”

“没事你放那门子闲屁！神经病！”

母亲松开扣住女儿的双手，恼怒地将她推向一边，带着满脸被得罪似的愤恨，冷冷地扫跌在地上的女儿一眼，手一甩，踏着重步走了出去。

江小梵在地板上坐了很久很久，两行羞辱的泪，在冰凉的面颊上无声地滑了下来。她举起手，用力按捏着每个指节，一再弄出“嘎嘎——”的声响。一抹隐约的恶意阴影，慢慢地爬上她泪痕斑斑的脸上。